

论石邮村的神圣空间

黄 清 喜⁽¹⁾

HUANG Qingxi

传统社会里，中国人生活在神圣与世俗之间，整个社会构成一幅神、人、鬼的总体道德伦理图，人们遵循着并非现代性的古代时间观念周而复始。⁽²⁾这种古代时间观念正是江西省南丰县三溪乡石邮村的吴氏所祈愿的。石邮有傩，吴氏的宗族傩有其特有的内涵。其内涵为：“春节期间，通过跳傩这种仪式，于宗族内部达到对祖先辉煌历史的追思和对后世族人多子多福的祝愿，并年年的年年执着地用近乎巫术的方式呼唤着太子（杰出人才）这颗‘种子’的出现，以期达到吴氏承前祖德，韬光养晦，聚守军峰山之下以待时机，建立一个比姬昌及其后人建立的大周朝更为繁荣昌盛的国度以证明本族能力，实现祖先遗志的目的；同时，通过跳傩来拜年，在这种娱乐互动的基础上用身体的展演从新年第一天就告知族人所应追求的生活真谛。”⁽³⁾石邮吴氏通过跳傩仪式，在非常时期的神圣空间里强化着其内涵。然而神圣与世俗是相对立而言的，它们“是这个世界上的两种存在模式，是在历史进程中被人类所接受的两种存在状况”⁽⁴⁾。于此相应，人们将生活于其间的空间也划分为神圣空间与世俗空间。神圣空间错落有致地点缀于世俗空间之中，形成空间上的分隔点和时间上的联结点来彰显其功能。空间上的分隔点指神圣空间于某一世俗空间内座落则实际上将周遭的世俗空间分隔开来。时间上的联结点指“它是一段常规世俗生活与另一段常规世俗生活的联结点”⁽⁵⁾；它“关乎人们的世界观、对世界的认知模式、信仰及其支配下的行为方式。这种行为往往通过‘仪式’的模式保存下来”⁽⁶⁾。就石邮村而言，春节期间是一年中最重要的时间上的联结点，而年复一年的跳傩则确认和彰显着村中各种不同的神圣空间。因此，春节期间的跳傩为其宗族文化核心思想的集中体现。

当我们把村中建筑看成为石邮吴氏宗族文化的载体时，它们就被列入了宗族文化的体系中，这时村中各种建筑不再孤立，而变成这种文化里一个类的概念，成为整个石邮文化思想表述的一种话语体系，呈现出村民所传承的文化思维模式。思维是无形的，但它可以通过具体的文化事象来表现，村中建筑及傩神殿内的布置就精致地体现了其宗族文化的核心思想。

一、村周围的神圣空间：构筑起本村的安乐窝

出于对自然知识的渴望和大自然的敬畏，传统中国社会崇尚万物有灵——一切事物皆可封神（对民众有利的）或为鬼（对民众有害的）。于是一方有一方的土地神，路有路神，桥有桥神，这些神祇既确定着一方的边界又护佑着这方的百姓，这就是石邮跳傩时要走老路的原因。现在，那些老路平时都废弃不走了，但在正月神圣的仪式空间里，傩班弟子沿路请神或出坊跳傩时必须走老路。路虽改，神还在，傩班弟子必须去向各路神仙，如路神、桥神、水神、土地神和路上各庙菩萨等参拜，以确定石邮村和石

邮摊的边界并祈求护佑。

就宗族而言，在某地建村落户是件神圣的事，必须“卜居”以选定建村落户的位置。按江西形势风水派的说法，建村的理想境地是前有来水，后有靠山，中为一开阔明堂。石邮正是这样一块风水宝地：它前有百丈河，背靠堠岳山，中间为一用以建村的开阔地。建村后，这一方水、路、山、土都要有神灵护佑。各神灵各司其职，让好的东西进村，将不好的东西挡在村外，这样就构建起了本村的安乐窝。石邮村东有万寿宫的许真君（水神）镇守着水口，将水里的东西分出好坏。村前连接三溪与外界的大路口有上殿门口的菩萨（路神）把关，将陆路的东西区分出来。村西是福主殿，福主公公和祖先军山王坐守殿中护佑全村子孙。村后为堠岳山，在堠岳山的大路排，吴氏用祖坟守护着山前的石邮村。村中有傩神殿，除有众傩神外，其内北边东侧端坐着土地公公，与众傩神一起护佑着石邮这一方水土。（因土地公公端坐于此，所以我认为在傩神殿搬来之前这里是座土地庙，只是后来傩神迁了进来而以“傩神殿”名之。详见后文）

构筑起石邮村四周的神圣空间后，吴氏还将整个村子围了起来，其他地方都不得出入，只在东、南、西、北四方各留出一门，供村民出入。因南边是大门，又需一条仪式道路连接傩神殿和师善堂⁽⁸⁾，于是后来在南门靠东约50米处（现任大伯家门口附近）留出一小门——小南门。此门直通原师善堂，除平时供村民出入外，为村中“做孝事”、斋事、建醮等时道士出入的专门通道。因此，由小南门经大南门到傩神殿这段路虽平时与村中其他道路没两样，但遇有神圣仪式，这段路就成为神圣空间了。其他仪式现在因师善堂的搬迁和建国初期破除迷信的影响已看不到，但每年正月十六晚，当傩班弟子从塘子窠⁽⁹⁾跳傩回来时，走到这里，傩班弟子就进入了仪式空间。这时，傩班弟子必须跑跳着经由大南门进入傩神殿去下马。

至于说门，则村门和每家每户的门一样，无论平时还是仪式时期，它们都属于神圣空间的一部分。至今还有一些人家每天早上开门、晚上关门时主妇都会焚三根香，拿着面向门外三鞠躬祭拜，然后将香插入大门东侧插香灌中的习俗。这说明大门是分隔屋内屋外的世俗空间的分割点，大门也由此获得神圣地位而成为神圣空间，故而有贴门神之说。太尹公回家时已到村口却没能当晚回到家就是村门门神发挥神灵功能的一个例子。故事是这样的：大年三十这天雷公没能将他直接从潮州背回石邮，而是到了南丰县城西门上时因太尹公睁开了眼，就把他放在那了。这时已是晚上，而石邮距南丰县城还有20来里山路，走回去确实需要一段时间。当他走到村口时已太晚，村门早已关闭。村门已关闭，就再不能出入了。村里人说，本来住在门附近的住户兼施开关门之职，可人们睡得太沉，没听到他喊。其实这是现在人的想当然，他们忽略了一个禁忌。这就是或许太尹公确实回来得太晚了。晚到那时子夜已过，也就是说已是正月初一了。而这天禁忌甚多，不能在门外呼喊人家的姓名就是其中之一。正月初一清早在门外呼喊人家名字俗谓“呼鬼”，被呼之人不久将会死去，这是要出人命的。所以太尹公是因知道这一习俗而特意没喊人来帮他开门。于是，太尹公是已到村口而没能回家，在村外碾蓬里等了一夜。这则故事就体现了村门门神坚守将好的东西放进来，将不好的东西挡在门外，护佑村民的职责。

二、村中的神圣空间：村民生活与信仰的圆满融合地

村中神圣空间包括祠堂、庙宇、花寝、门楼牌坊、井、塘、村前河滩、每家每户堂屋的神龛、厅堂、天井、门口和灶等。其中，祠堂有东位祠、西位祠和分吴祠。石邮分外围和里围，外围为尚志长子清臣

公后代的居住地，处东位，建有规模宏大的祀居型东位祠奉祀清臣公。里围为尚志次子良臣公后代的居住地，处西位，建有规模宏大的祀居型西位祠奉祀良臣公。两祠堂以前为石邮吴氏居住、生活、祭祀的主要场所，只是后来人丁兴旺了，就另盖房子，从祠堂里搬了出来。分吴祠则为良臣支下潮宗公与清臣支下平安公两房分家之所，位于东位祠厨房西北侧。分吴祠现在什么都没有，为一小块空地，但作为神圣空间，傩班弟子初一参神时走到这里还是要点烛焚香放爆竹，进行参神，同时歇一下脚，整理好行头进村。

村中庙宇除上殿门口的庙已毁外还有傩神殿、福主庙、师善堂、万寿宫和桐树殿。庙宇为村中最明显的、与世俗相隔的神圣空间。庙宇的神圣皆因其内诸神负有中国传统思维模式之各种护佑功能，捍卫着民众最深层的精神信仰，因而构建起了民众精神信仰的坚固堡垒。各庙宇中各神各司其职。上殿门口的庙、师善堂和万寿宫的神祇上文已讲，此处不再赘述。石邮的福主殿在村西，殿里坐有两尊菩萨，即福主公公和被村民称为“土地公公”的菩萨。我认为该殿应为本地福主与军山王庙宇的重合。因福主殿座落于村西，南丰各村都于村西建有军山殿，石邮却没有，因此，除“福主公公”外，村民称之为“土地公公”的菩萨应为军山王。从村民称之为“土地公公”的菩萨的座向来看，他面西而坐，正对着军峰山，由此也可知该菩萨应为军山王。再者，土地公公端坐于傩神庙，一个地方不可能有两个土地神。因此，石邮是福主殿和军山殿重合了。福主公公掌管全村人的包衣，村里每个人一出生首先就是来向福主公公报道，祈求保佑。福主公公则把来报道者视为本村人（不管他以后在什么地方）保佑他一生。军山王即吴芮，吴氏祖先，其对本村的保佑不言而喻。又南丰各村都有军山殿，由此可知军山王吴芮不但是吴氏之祖先神，而且地方化了，成为护佑一方（不仅石邮，而是成为南丰各村）之地方神。沿“分吴祠”小路往东走约50米就是桐树殿，五谷神坐其中，保佑全年风调雨顺，五谷丰登。傩神殿详见下文。

村中花寝为放置死者棺槨的神圣空间。花寝于固定位置用长条块石砌床形大小一方形或圆形空间。花寝上死者棺槨的放置是有讲究的。只有在家里正常死亡的老人即寿终正寝者才能放在正中央的位置，谓之“坐花寝”。于外地死亡者不论年龄，按老规矩为非正常死亡，其棺槨是放在村东路口的龙鱼包上，不能进村，更不可能放到花寝上去。村民年龄不满六十岁者死亡为非正常死亡，不能放花寝正中央，放置时应稍稍偏离中央，放花寝左侧。只有满六十且于家中死亡者方为正常死亡，放花寝正中央，享受“坐花寝”的待遇。父母健在的亡人不管岁数多大都要偏左放，因为他还有赡养父母的义务没完成。东位死者放东位花寝，西位死者放西位花寝。东位花寝在纪元坊脚下；西位花寝在西位祠禾场上，后因西位祠改建，现就在西位祠大门口。石邮除东、西位花寝外，还有两处花寝，一处位于傩神殿门口，用于渠磅上一带杂姓人家放置死者；另一处位于堽岳山旁，用于堽岳山一带杂姓人家放置死者。“正因花寝是鬼魂幽灵辞乡别亲之处，生死情系，故而每年正月初一跳傩，就得按‘东位花寝西位祠，西位花寝东位祠’（石邮跳傩谚语）的顺序到场，名为‘跳花寝’，也就是崇祀祖神，敬奉精灵之意。”⁽¹²⁾

村中有七个门楼，由南而北分别是孝行坊、烈女坊、文魁坊、纪元坊、世科第、登隼坊和世沐坊。村中流传一句谚语：“七个门楼八口塘，太子脚下（中间一个）晒谷场。”这既是对石邮布局的高度概括，又是对吴氏祖先丰功伟绩的褒奖，形成特定时空的神圣空间。七个门楼的身世限于篇幅，这里不具体展开，只就其作为神圣空间的表现进行阐述。正月初一参完神进村跳傩，每遇一门楼都要转鼓参拜；以后每天村中跳傩路过门楼时都要转鼓以示参拜。正月十六日晚搜傩时，每遇一门楼都要喊《诗礼》，各门楼都有各自的《诗礼》。这成为仪式时期于神圣空间奉祀杰出祖先的一种表征。

井和塘于仪式时期也成了神圣空间。石邮村有六口古井，老爷开光时须到井里去“放龙”。龙为水

神，对井水起护佑作用。龙以泥鳅为象征性代表，因此“放龙”就是往井里放泥鳅，每口井五条，谓之“五方龙神”，故要准备三十条活脱脱的泥鳅。放龙时每口井要一对蜡烛，三挂爆竹，三根线香，一会纸钱和一个用纸折叠好的龙宫洞府。放龙在入夜时分，这时道士带着三个头人去井边放龙。他们每到一口井处，一个头人放爆竹（到井边首先放挂爆竹，放龙时又放一挂，道士化龙宫洞府和另一头人化纸钱几乎同时，这时再放一挂），一个头人放龙，另一个头人点蜡烛、线香和化纸钱，道士口中念念有词，把折叠好的龙宫洞府点着，画个符，慢慢放到井里，然后带领他们拜一下就到另一口井去进行同样的仪式了。

关于池塘的世俗空间向神圣空间转化现在石邮已不存在。但南丰以前在农历七月十五中元节（鬼节）这天有拿着木丈（量天丈）围着门前池塘丈量的习俗，意为将池塘中的落水鬼（掉入池塘淹死而转化为鬼者）限制在池塘里，不让它上岸为害。期间燃烛点香放鞭炮是必不可少的，还伴有向池塘里意思性地抛洒米粒，意为用米粒让落水鬼有食物可吃，从而不致因饥饿而上岸害人。

村前河滩为搜傩后圆傩的神圣场所，跳傩仪式中最严肃而神秘的参神像和茭判就在这里进行。以前这里为百丈水河边一沙滩，现在改建为篮球场。参圣像即傩班弟子以围着圣像（神祇）绕圈的形式保傩神庙自身平安的一种神圣仪式。判茭是判这一年五谷、六畜、人丁、疾病等十件大事（实为所有情况）是否随人心愿，保全村平安的一种仪式。这两项仪式本在最黑暗的子夜时分进行，为最严肃的时刻，寓意深远，神秘而神圣。现因搜傩户数增多，要到十七日早上才能进行，因早上人多，使那种肃穆、神秘、神圣的氛围大打折扣。

至于堂屋的世俗与神圣，古人有“天地门户线”的说法。“所谓戊己分者，奎壁角轸，则天地之门户也。夫侯之所虱，道之所生，不可不通也！”⁽¹³⁾《宅经》讲民居的门，其位置有天门、地户、人门、鬼门之说，分别位于洛书的乾卦、巽卦、坤卦、艮卦位置上。所谓“天地门户线”就是东南到西北的对角线⁽¹⁴⁾，从天文看属于星宿奎壁角轸的方位。按照易学洛书属于后天八卦的乾和巽，符合中国地理西北高而东南低的特点。同时吻合地球自转倾斜的方向与角度。民居大门大多开设在东南方位的巽卦位置上，因为“巽”属风水的“风”。如果宅院在巷子的南边就只好将门开在西北角的位置。⁽¹⁶⁾“天地门户线正好与洛书4、5、6的数字直线是一致的。在这条运用中华文化天地人的观念组合出来的‘门户线’上，厅堂处于‘五方’的中央，属于五行中‘土’的位置。⁽¹⁷⁾‘明堂’的位置以数字5意为最尊贵的地位。”明堂最尊贵的位置——正北正中央为摆放祖宗牌位的神龛，可见其空间的神圣了。村民日常的祭祀活动都在这里进行。

天井则是住宅的核心。向上，它采集光线、雨水和来自神明的旨意；向两边，可通向两侧厢房及后院；向前，接纳来自大门外的客人；向后，则是威严的厅堂，使之成为迎接来自大门和自天井而下的祖先亡灵的交汇点，与神龛上的祖先牌位遥相呼应。由于农业社会对水的崇拜，天井是堂屋内唯一能进雨水的地方，因而产生许多与农业文明有关的风水吉兆概念，如四水归堂、藏风得水等，表达着人与自然的某种亲密关系。天井还是住宅内部的道路中心，家庭内部的十字路口，成为儿童游乐和家族聚会的公共场所。

厨房的灶台上供着灶神，使得灶成为神圣空间。每当时庆年节，主妇都要在灶台上点烛焚香，并三鞠躬以示敬拜。中国人的过年从来就不是一个时间点，而是从农历十二月下旬开始至第二年正月月中旬才结束的一个辞旧迎新的神圣时空。此期间很多平常物都能赋予神圣的含义：如，要说好话，说高话，以寄寓幸福的开端；初一初二不能扫地，会把财运扫走；即便是洗刷（漱）完的脏水都不能倒掉，要用桶盛

起来，谓之“聚财”，等等。更何况农历十二月二十三日还是送灶神的日子，要点烛焚香，贴咒符和压岁钱（一般是两张或五张红纸）并敬拜。

在中华传统文化里，“神圣性”并不意味着高高在上，拒人千里之外，如果那样会被认为不圆满。相反，圆满成熟的神圣性一定是与万物具有亲和性的。老子说“大成若缺”，“大巧若拙”，“道曰大，大曰远，远曰返”⁽¹⁸⁾。司空图说“超以象外，得其环中”，也是讲最高的境界其实是圆融通透的，具有凝聚力，聚合了群体。一旦群体融合于其身上，他就伟大了，神圣了。在中华文化里“乐者为同，礼者为异，同则相亲，异则相敬。乐胜则流，礼胜则离，和情饰貌者，礼乐之事也。礼义立，则贵贱等矣；乐文同则上下和矣。……大乐与天地同和，大礼与天地同节。和，故百物不失。节，故祭天祀地。”“礼”讲差异，由此有等级，产生了神圣威严。“乐”讲平等，趋同，讲亲和性。但是，“大礼”、“大乐”则是相互融合的。所以在中华文化里一个涵养至高之人，是人格真正完善的人，那么，他一定在具有威严（神圣感）的同时给人以亲切和蔼的感觉。古人称不怒而威，不笑而慈即为此。建筑的最高境界亦如此。石邮村祠堂和庙宇为村中最高等级的神圣建筑，但是它们不会像金字塔那样拒绝周围建筑，相反，它们与上下天地，与周围其他建筑都是圆满和谐的。其功用亦如此，祠堂除为祭祀祖先而发挥神圣功能外平时就是人们生活、娱乐、休闲的场所。每家每户的厅堂和厨房，各门楼牌坊、水井（本人就对小时候全村人坐在村中井旁听老人家讲故事的情景记忆犹新）等皆如此。因此，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民间活生生的圆融通透体现了神圣与世俗的共存。石邮村神圣空间建筑与周围建筑的整体圆融性体现了中华文化最高层次的整体哲学，成就其名副其实的神圣空间。

伊利亚德将神圣空间与所谓“显圣物”（hierophany）联系起来。Hierophany 源自希腊文 hieros 和 phainein 两个词的结合，意谓“神圣的迹象”。伊利亚德为说明神圣的这种自我表征行为而引入此词，其基本意思是神圣的东西作为神圣的证明向信仰者揭示其自身。在他看来，“不论是最原始的宗教，还是最发达的宗教（the most highly developed religion），它们的历史都是由许许多多的显圣物所构成的，都是通过神圣实在的自我表征构成的。从最初级的显圣物——一些最平凡不过的物件，例如一块石头或一棵树的对神圣的表征——到一些高级的显圣物（对于一个基督徒来说，这种最高的显圣物即是以耶稣基督体现的道成肉身），没有任何例外。”⁽²⁰⁾如果伊氏的论断成立，我更愿意认为那些显圣物是民众活生生的生活于传统社会中与信仰层面的需求相圆满融合的结果，从而形成由实体的微观（具体某物，如傩面具）和中观显圣物（祠堂和庙宇等）向虚拟的象征性世界迈进，实现着村民现实生活的日常—世俗与非常时期象征—神圣生活的内在统一。在这种内在统一中，非常时期的象征—神圣生活永远统摄着日常—世俗的现实生活。

三、傩神殿的神圣空间：彰显石邮吴氏的高贵身世

傩神殿是石邮吴氏神圣空间的集中代表，现在就让我们来考察一下傩神殿。石邮因吴氏的立足和壮大，其祖先神——⁽²¹⁾老爷逐渐地方化，从而表现为集祖先神和地方保护神于一体，护佑着吴氏后代和石邮傩文化影响的地区（军峰山所辐射的范围）。当然，因傩神本身就是战神，因而石邮傩神有三重身份。以下为对这样供奉着具有三重身份傩神的傩神殿其神圣空间意义的集中阐述。

傩神殿搬迁过两次。最早的傩神殿在去竹稍崖的路上，第二座在埭岳山，最后才搬迁到孝子里，即现在孝行坊西侧的这座傩神殿。为找到些许第一座傩神殿的蛛丝马迹，我在石邮做调查时与 A 绕村考察

了石邨地形。在从大徐崖下山回村时我们特意走的是从竹稍窠往乱坟岗内侧回来，目的为察看第一座傩神殿的地形。其实乱坟岗就在大路排背后，因此乱坟岗和祖坟在同一座山上，只是相对石邨村而言，祖坟在大路排正面，而乱坟岗在大路排背面而已。走到祖坟和乱坟岗交界处，这时 A 说这个路口以前很威人，旁边有棵很大的柿子树，阴森森的，老人说这里经常有狐狸精出没，小孩子都不敢到这边来。我当时就意识到第一座傩神殿的原址也许就是这，因为这是家神和恶鬼的分界处。这个路口往外是孤魂野鬼游荡的乱坟岗和大麻风崖等所形成的一片恐怖区域，而路口以内则是祖坟山场和村庄所构成的一片祥和区，因此在此出入口用傩神殿镇压阻挡那些邪恶的孤魂野鬼就是傩神所负有的责任了。后对比广田律子《中国汉民族的傩面具》中所绘村中图，第一座傩神殿就是此处。现在村里很多人都已不知道第一座傩神殿在哪，甚至不知道有这样一座傩神殿了，只有一些老人还会说最早的傩神殿是在去竹稍窠的路上，则就是这里了。

第二座傩神殿在堽岳山，现在村支书 B 家的厨房就是在第二座傩神殿旧址上建的。C 见过第二座傩神殿，他还是小孩时到过里面玩。他说里面有很精美的壁画。后来是有人在庙里放了柴，有一次失火烧了。之后，B 在原址上建了厨房。据 1996 年出版的《江西省南丰县三溪乡石邨村的跳傩》对第二座傩神殿的介绍：

“……，先是购买貶头山乐姓屋基立庙，……，庙宗至今犹存，单厅，面积不及五十平方公尺，现庙内遍寻不见与傩神有关的痕迹。但每年《起傩》、《搜傩》必须前去参神，俗称‘老殿’⁽²²⁾。”

明显，该书认为傩神殿原址就是在堽岳山，没能注意到堽岳山的傩神殿之前还有过一座傩神殿。而村中老人说“老殿”其实有两座，并对堽岳山的傩神殿是从去竹稍崖的路上的傩神殿搬过来的表示绝对肯定。也就是说，村民对第二座傩神殿是从第一座傩神殿搬过来的表示绝对肯定。因为石邨傩为吴氏宗族傩，自古有之，太尹公只是将已有之宗族傩与潮州傩进行了综合和改编而已。吴氏迁来之前，石邨有原著民，彭、乐、丁三姓。可想而知，祀奉祖先神的傩神庙在与原著民的斗争与妥协中必置于为兼守石邨地方平安的非常地带——去竹稍崖的路上。后因吴氏的壮大而如上所述，迁入堽岳山。

第三座傩神殿在孝行坊西侧，即现今之傩神殿。

现傩神殿于乾隆辛丑（1781 年）年间改建于村之孝子里，坐北朝南，同时将太尹公神像置于庙内祭祀。

“前有空曠场，旧时为搭台演戏的场所。庙宇建筑面积占地近百平方公尺，八字门面，楣上横匾题名‘傩神殿’，两旁是石雕神荼、郁垒立像。门柱镌‘近戏乎非真戏也，国傩矣乃大傩焉’的楹联。两侧演墙转折处，配有寓意‘爵禄封侯’、‘平安吉庆’的石幡条屏。演墙沿上端是‘天官赐福’等四幅戏文的砖雕。斗拱两头饰以朱雀，门梁屋脊三对‘兽头’东西相望，更添了几分神庙风采。门墙两侧各有一道耳门……（现东西墙各立一石碑，东为《乡傩记》，西为《石邨新乡傩记》，笔者注）山墙（北面，笔者注）正中绘有八卦图，墙前砌神坛，安十一尊傩神立像（木雕，高约五十公分）（据 D 说，神像原为坐像而非立像，在 1985 年批水后重塑时塑为立像，笔者注），上有阁楼，供藏傩面，神坛上前沿挂绿色（这几年多为红色，笔者注）绸面绣傩神太子（这几年为二龙戏珠，笔者注）的横帔，坛前是‘傩神太子’金帽红袍的坐像，齐腰处有横香案（水泥造，1985 年失火前为木制，笔者注），前接纵长的大供桌（水泥造，1985 年失火前为木制，笔者注），桌面除摆供品外，有香炉与烛台（三对，笔者注），系红绸绣花桌帔。神坛左（东侧）塑土地神，右（西侧）安太尹公。今年又有奉佛者（吴梅荣，石邨唯一一位巫婆，笔者注）将尺许高的如来佛（应为石公公，笔者注）立像置于神坛上，与傩神共享香火。旧时前

后梁上高悬牌匾，前文‘保庆平林’（已毁），后书‘浩气光天’，由清光绪十二年（公元一八三二年）吴兴隆立，毁而复制。在中柱上留下用红纸书写的残联‘周官典绩粤地英……石邮傩神四处驰名……’

现庙内木柱均刻楹联：

老塑像载国志千秋敬仰 新修庙延古绩万代辉煌
 赛胜会铙炮惊天动地响 敬傩神灯烛夺目耀眼明
 迎新傩舞呈祥诸般瑞色必然有 爱国神圣职责每个公民不可无
 看武曲威风凜凜冲天界 观文星瑞气腾腾贯圣宫
 诸朝伟人威仪弥长英气疑犹在 历代贤士神态盖世雄风却永存

以上各联，题书均出自本村吴德庸先生之手（吴德庸，男，六十七岁，中学老师，已迁居鸡月岭）。

……

新庙自清乾隆时建成后，二百余年，虽受嘉庆、咸丰两次兵劫，幸赖无损，庙貌依然。不意公元一九八五年农历正月十七日凌晨失火，庙宇、石碑、神像、傩俱毁于一炬，仅存庙屋门墙。⁽²⁴⁾

补充一点：傩神殿内除太子、众傩神、太尹公和土地公公外，土地公公上面还有个空神龛，E说是五谷神神位（以前有五谷神木制神像，现无），而太尹公下面又有先师木主（现和太尹公置于一个神龛）。至于五谷神和土地公公何时安座于此，村人无从说起，或许在将傩神殿迁来之前，这里就是一座供奉着五谷神和土地公公的庙宇，只是老爷迁进来后逐渐强化了老爷的功能而已。庙内五谷神和土地公公地位虽有所下降，然却一直端坐东侧（太尹公像和先师木主神位在西侧），可见其地位还是得到一定强化而没被完全消解，起码可以看出他们的地位比太尹公和众先师高。现土地公公上面一直为空神龛或许就是五谷神搬到桐树殿的一种遗留。



图1 傩神殿

庙内供桌与大门之间有一块较大空地，用以进行各种仪式活动，如为正月里每天起马下马时八弟子敬神跪拜之用，正月十五教傩之用，正月十六搜傩之用，正月十七请头人吃饭摆放饭桌之用，开光时杵士、道士进行仪式之用，平时游客邀请跳傩之用，村民平时休闲聊天之用等。

傩神殿失火后，当年农历六月，头人决议重建傩神殿。大队先开了个会，之后各小队再开会，集资筹工兴建。村民一旦组织了起来，重建的热情就十分高涨，更何况新中国集体政治运动才刚过去不久。于是，一派热血沸腾的劳动场景就出现了。商定在茶山下砍树，人们砍树的砍树，拉锯的拉锯，扛木料的扛木料。木料抬到河边，就浑身赤裸地在河里沿百丈水往石邮拉。那时全村只一辆拖拉机，可要运来的东西太多，运不赢，就用人力拉，村民没有不争先恐后的，要劳力只要说一声就是。那份热情D现在回忆起来都还赞不绝口。没几天功夫，傩神殿就建好了。然后又重塑神像，再置傩面和锣鼓家什，耗资两万余元，将傩神殿焕然一新，成现在状态。

傩神殿门前比较空旷，是一片场地，其用途除跳傩时每天的起马下马外，与傩神殿内空地用途相似。场地南面与傩神殿相对的是两个水泥造的化钱筒。这两个化钱筒平时用于装垃圾，正月用于化纸钱，如十五日晚傩神殿的教傩、十六日晚的搜傩等，如遇开光，则也是将纸钱化到化钱筒里去，故而有了其

名。然而，化钱筒还有一项任务。傩班弟子跳傩回殿后分豆茶时要分赏封，赏封是平均分配的，但有可能赏封钱坏了，不能用，谁分到了，就要把那些不能用的钱放到化钱筒里化去。这一程序虽为整个跳傩过程中无意发生之小事，拿到坏钱的傩班弟子去化钱时亦带些许无奈，其他弟子也会就此开他的玩笑，表现出轻松活泼的生活状态，但坦荡地将坏钱化给老爷看本身就是一种神圣。这种傩班弟子不把坏钱流出去的诚信表明了老爷的公正无私和正义，并以这种方式教导着村民。

傩神殿内最主要是考察圣像的安放情况。殿内圣像挂在太子所坐头顶的两根木椽上，具体所挂方位体现着其地位的高低。排序是：上椽地位比下椽高，东边地位比西边高。所挂圣像次序如下：



图2 挂放好的圣像

上椽由东至西排位为：开山、开山、关公、傩公、傩婆、钟馗、雷公。

下椽由东至西排位为：大神、大神、一郎、二郎、纸钱、小神。

现在让我们来分析一下这一排列的内涵。上椽中间挂的是象征吴氏祖先的傩公傩婆，下椽中间挂的是象征能力超强的吴氏两兄弟——双伯郎，而他们的正下方是吴氏年年的年年将之呼唤的太子即老爷或直接可说是领导者——皇帝。其他家族战神圣像则按其地位

高低列于两旁。吴氏的远大目标就这样毫不遮掩地摆在世人面前——挂在吴氏宗族家庙傩神殿的横椽上。当然，如果去看庙里神龛上各神祇的塑身立像，那更加一目了然。两横椽上所挂的每个圣像在太子后面的神龛里都各有自己的塑身立像。神龛也是两层，各神祇的位置与前面两横椽上所挂位置相对应。唯一不同的是太子（小）坐在了傩公傩婆中间。家族众战神护佑着吴氏“太子”开疆拓土，建立美好国度的意图表露无遗。我们说石邮傩是吴氏宗族傩，然而，在傩神殿里表现的却是石邮傩为王室（吴氏为大周朝王室成员）之国傩与大傩。也就是说，从傩神殿里可以看出，吴氏宗族从来就没有作践自己、自降身份地说自己只是一介平民，而是用家庙的形式告诫子孙后代其高贵的身世和远大的理想。石邮傩神殿内众傩神的安放位置正如傩神殿庙门楹联“国傩矣乃大傩焉”一样，开门见山地将寓意展现给了世人。这些都构成了傩神殿内神圣空间的显圣物，确证着老爷真实存在的自我表征。时间推移到当下，这些表征则激励着吴氏在新的时代背景下不畏艰险、勇往直前地开创他们对生活真谛的理解。

四、神圣空间：宗族文化核心思想的集中体现

“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²⁵⁾这典型地展示出中国人的思维模式。由此也可看出中华文化的结构是小而大，大而小，内而外，外而内，立体圆形的层层围合结构。“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²⁶⁾为本。”这就是中华文化的核心思想与目的——人格的养成。在这种人格养成的身、家、国、天下文化体系中，神圣空间里的仪式性活动及神圣空间本身就是中华文化思维模式的集中体现。石邮吴氏肩负实现祖先遗志的远大理想，石邮为其建国之理想国都，为激励后世，他们不遗余力地塑造着体现宗

族特性的神圣空间，于是村中错落有致地构建起一系列经典的神圣空间，成为吴氏宗族文化核心思想的集中体现。

本文得到江西省高校高水平建设项目资助。

注

- (1) 作者简介：黄清喜，男，民俗学（中国民间文学）博士；单位：赣南师范学院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通讯地址：中国江西省赣州经济技术开发区赣南师范学院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邮编：341000；电子邮箱：iamnorvin@163.com。
- (2) 古代时间：参用尤西林先生提出的概念。他指出“作为现代性最深层、最基础的建构条件是所谓现代时间观念。相对古代的圆形循环可逆的时间观念，现代时间观念是直线向前的矢量时间观。这种时间观与古代时间观有本质不同，后者是循环的、可逆的、非标准化的，并且是以过去作为主导维度的；而前者则是线性的、不可逆的、标准化的，且以未来作为决定性维度”。（转引自张俊，《神圣空间与信仰》，《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10（7）：45~51）具体参见尤西林，《现代性与时间》，《学术月刊》，2003（8）：20~33。
- (3) 黄清喜，《石邮傩的生活世界——基于宗族与历史的双重视角》，【博士学位论文】，北京：北京师范大学，2013年，第2页。
- (4) [罗马尼亚] 米尔恰·伊利亚德（Mircea Eliade），《神圣与世俗》，王建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2年，“序言”第5页。
- (5) 张业强、杨兰，《土家族的神圣空间》，《湖北民族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1998（2）：43~46。
- (6) 张业强、杨兰，《土家族的神圣空间》，《湖北民族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1998（2）：43~46。
- (7) 各庙菩萨：包括上殿门口、福主殿、牛魔殿、骑骡太子殿、师善堂、老傩神殿、万寿宫、桐树殿、山王殿和文峰庙的菩萨。其中，上殿门口现已毁，正月初一不去参神，但圆傩（以前是正月十六日午夜十七日凌晨，现在要到十七日早晨）后傩班弟子要去那谢师；开光时道士也要去那进行招天祭仪式。福主殿、师善堂、老傩神殿、桐树殿正月初一要去参神，十六日晚要点烛焚香参拜；牛魔殿、骑骡太子殿正月初一参神时须面对其位遥拜，也算是参神，十六日晚要点烛焚香；万寿宫和文峰殿正月初一不参神，但十六日晚要点烛焚香，万寿宫十六日晚还要搜傩；山王殿正月初一不参神，而是在十六日去塘子窠跳傩路过歇暂时一并参神，下午回傩神殿要在这里请神搬师。
- (8) 师善堂：为石邮村一道观，原址在前任大伯罗会友家老房子的后面，现位于村西北饶三公路南，环村西路东。
- (9) 塘子窠：石邮傩最后一天即正月十六日出坊去跳傩的村庄。这天说是去塘子窠跳傩，实际上除跳塘子窠外还要跳龙源和青塘。只因塘子窠为这天最开始跳的村庄，故而把这天说成是去塘子窠跳傩。
- (10) 包衣：即胎盘、包裹和衣物等，是民众想象中的作为某个人“生”（出生和活着）的见证物。“包”与“胞”同音，“胞”即胎衣，被人们引申为人出生时的胎盘；又“包”有包裹之意，被人们引申为旅行时的行李。所以“包衣”的实际意思就是一个人只要他在某村一出生，他就向该村福主报道了，不管他以后在哪，该村福主都把他视为自己的子民而保佑他一生。这就是落叶归根的源头。因为他的包衣始终由自己出生的那个村的福主保管着，所以年老死亡后，其后人要为他的去世向该村福主报告，让福主不用再保管他作为“生”的见证物的包衣而好让他去转世投胎。
- (11) 老人：在看待死亡的问题上，石邮人认为死者年满六十岁即为老人。这一观点整个南丰皆如此。
- (12) 余大喜、刘之凡：《江西省南丰县三溪乡石邮村的跳傩》，台北：财团法人施合郑民俗文化基金会，1996年版，第26~27页。
- (13) 《黄帝内经》，重庆：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88页。
- (14) 邹学熹主编，《易学图解》，成都：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1992年版，第35页。
- (15) 孙宗文，《中国建筑与哲学》，江苏：江苏科学技术出版社，2000年版，第263页。
- (16) 尚达翔、张正武，《风水与民宅》，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40页。

- (17) 王瑾瑾,《从民居建筑布局看“堂文化”的神圣表述——“堂文化”所呈现的中国文化思维模式论之一》,《建筑师》,2005(6):74~77。
- (18) 《道德经》,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第42页。
- (19) 司马迁,《史记·乐书》,北京:中华书局,1973年版,第1189页。
- (20) [罗马尼亚] 米尔恰·伊利亚德,《神圣与世俗》,王建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2年,“序言”第2~3页。
- (21) 老爷:即傩神老爷,也叫傩神太子或太子。
- (22) 余达喜、刘之凡:《江西省南丰县三溪乡石邮村的跳傩》,台北:财团法人施合郑民俗文化基金会,1996年版,第12~13页。
- (23) 批水:专指1985年正月十七日傩神殿的那场火灾。“批水”的说法是对那场火灾说的一种高话。
- (24) 余达喜、刘之凡:《江西省南丰县三溪乡石邮村的跳傩》,台北:财团法人施合郑民俗文化基金会,1996年版,第13~15页。
- (25) 来可私,《大学直解·中庸直解》,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7页。
- (26) 来可私,《大学直解·中庸直解》,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7页。